



# Yeats

# 叶芝

The Man  
and  
the Masks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曾毅 译

Richard Ellmann

真  
人  
与  
假  
面

# Yeats

叶芝

The Man  
and  
the Masks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曾毅 译

Richard Ellmann

真  
人  
与  
假  
面

Richard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Copyright © 1948, 1979 BY RICHARD ELL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8-1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芝：真人与假面 / (美) 理查德·艾尔曼

(Richard Ellmann) 著；曾毅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2

书名原文：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ISBN 978-7-5327-8603-9

I. ①叶… II. ①理… ②曾… III. ①叶芝 (Yeats, William Butler 1865-1939)—传记 IV. ①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268218 号

**叶芝：真人与假面**

[美] 理查德·艾尔曼 著 曾毅译  
责任编辑 / 顾真 装帧设计 / 周伟伟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6.5 插页 5 字数 294,000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8603-9/I · 5304

定价：9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226000

## 前言

本书部分基于已出版的资料，部分基于约五万页未发表的叶芝手稿——叶芝夫人以无比的慷慨允许我在都柏林查阅它们。这些手稿包括自传笔记、诗歌草稿、信件、日记和其他文件。我亦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战后奖学金，让我得以将十三个月的时间花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我也有幸与叶芝的众多亲友故旧交谈。在这些人中，我必须向以下诸位致以特别的谢意：一直为我提供帮助的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给了我许多重要建议的肖恩·奥法莱恩（Sean O'Faolain）；向我讲述回忆的杰克·B. 叶芝（Jack B. Yeats）和莉莉·叶芝（Lily Yeats）。我要感谢的还有克利福德·巴克斯（Clifford Bax）、托马斯·博得金（Thomas Bodkin）教授、C. M. 鲍勒（C. M. Bowra）教授、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西德尼·科克雷尔爵士（Sir Sydney Cockerell）、C. P. 柯伦（C. P.

vii

Curran)、埃德蒙·杜拉克 (Edmund Dulac) 以及杜拉克夫人<sup>1</sup> 海伦·博克莱尔 (Helen Beauclerk)、T. S. 艾略特 (T. S. Eliot)、诺曼·海尔 (Norman Haire)、伊迪斯·沙克尔顿·希尔德 (Edith Shackleton Heald)、约瑟夫·霍恩 (Joseph Hone)、莱德·冈·麦克布莱德夫人 (Madame Maud Gonne Macbride)、埃里克·麦克拉根爵士 (Sir Eric MacLagan)、H. M. 麦吉 (H. M. Magee)、W. K. 麦吉 [W. K. Magee, 笔名约翰·埃格林顿 (John Eglinton)]、埃塞尔·曼宁 (Ethel Mannin)、约翰·梅斯菲尔德 (John Masefield)、T. 斯特奇·穆尔夫人 (Mrs. T. Sturge Moore)、吉尔伯特·默里 (Gilbert Murray) 教授、P. S. 奥赫加蒂 (P. S. O'Hegarty)、伊丽莎白·佩勒姆夫人 (Lady Elizabeth Pelham)、伊迪丝·西特韦尔博士 (Dr. Edith Sitwell)、约翰·斯帕罗 (John Sparrow)、詹姆斯·斯塔基博士 (Dr. James Starkey, 笔名谢默斯·奥沙利文 [Seumas O'Sullivan])、詹姆斯·斯蒂芬斯 (Jame Stephens)、L. A. G. 斯特朗 (L. A. G. Strong)、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夫人 (Mrs. Iseult Stuart)、妮内特·德瓦卢瓦 (Ninette de Valois)、艾伦·韦德 (Allan Wade)、欧内斯特·沃尔什 (Ernest Walsh) 以及威灵顿公爵夫人 [多萝茜·韦尔斯利 (Dorothy Wellesley)]。诺曼·霍姆斯·皮尔逊 (Norman Holmes Pearson) 当时在伦敦是我在战略情报局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里的长官, 是他让我得以于 1945 年首次拜访都柏林。彼得·奥尔特 (Peter

<sup>1</sup> 原文如此。海伦·博克莱尔是杜拉克一生的伴侣, 但两人并未成婚。——译注

Allt)、杰拉德·费伊 (Gerard Fay)、埃尔斯沃思·梅森 (Ellsworth Mason) 和罗杰·曼维尔 (Roger Manvell) 同样善意地帮助了我。迪亚尔米德·拉塞尔 (Diarmuid Russell) 则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父亲未发表的一些信件中的内容。

当我在耶鲁大学以另一种形式 ( 博士论文 ) 提交本书时, 耶鲁大学的威廉·C. 德韦恩 (William C. De Vane) 院长为我提供了指导和鼓励, 而这本书也于 1947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约翰·艾迪生·波特奖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当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为获得学位而同样以另一种形式撰写本书前面几章时, 我曾得到 H. O. 怀特 (H. O. White) 教授的帮助。我的兄长欧文·B. 埃尔曼 (Erwin B. Ellmann) 慷慨地为本书草稿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批评。小查尔斯·N. 费德尔逊 (Charles N. Feidelson, Jr.) 曾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安德鲁斯·万宁 (Andrews Wanning)、约翰·V. 凯莱赫 (John V. Kelleher) 和玛丽·多纳休 (Mary Donahue) 曾阅读本书手稿, 让我得以避免许多错谬。爱尔兰国家图书馆馆长 R. J. 海斯博士 (Dr. R. J. Hayes) 和他得力而友善的员工支持了我在爱尔兰的工作。当我居住在都柏林时, 联合艺术俱乐部也慷慨地让我成为会员。我希望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R. E.

写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48 年 4 月 2 日

## 1979年版前言

《叶芝：真人与假面》一书写成于诗人去世八年之后。当时他的许多友人仍然在世，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仍然在世。乔治·叶芝后来去世于1968年8月23日。在我看来，此时应是追忆这位杰出女性的合适时刻。也许我应该讲一讲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推动我来到英格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我在海军中服役，并在战略情报局临时履职。欧洲战场胜利日之后，中立的爱尔兰政府放松了对美国军人访问爱尔兰的限制，看起来正是给叶芝夫人写信的好机会——我想要询问她是否能见我一面，谈谈我三年前开始的一项关于她丈夫的研究。她以从不回信闻名，当时的我却幸运地对此一无所知。她回信了，表示同意。于是我于1945年9月在伦敦找到我履职的战略情报局部门的长官——诺曼·霍姆斯·皮尔逊。他曾是我在耶鲁时的校友，后来成为那里的教授。我向他申请一周假期，而他的回答是：“休两周好了。”

ix

在拉斯迈恩斯<sup>1</sup>的帕默斯顿路46号，看见叶芝夫人书房（从前属于她丈夫）的第一眼就让我深感震惊。书架上是叶芝的工作用书，其中许多都是满页评注。书柜和文件箱里是他的全部手稿，由他的遗孀精心整理。无论是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篇散文的早期草稿，还是叶芝曾经写过或收到的一封信，她都可以轻易立刻找出。在听到我的赞扬后，她表示自己不过是一只搜集碎片的母鸡。在这些碎片中，有叶芝写给格雷戈里夫人（Isabella Augusta, Lady Gregory, 1852—1932）的所有信件。这些信被按年整理成许多小包，用丝带扎牢。我向她问起叶芝与乔伊斯的初次会面，她便拿出《善与恶的观念》（*Ideas of Good and Evil*, 1903）的一篇未发表前言，其中有叶芝对此次会面的描述。我表达了对叶芝所属的魔法修道会“金色黎明”<sup>2</sup>的兴趣，这或许令她意外，但她却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他的器具、徽记和仪礼规程。如此丰富的资料让我目瞪口呆，只能表示说我愿意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拜访。她回答道：“翘首以盼。”就这样，1946年到1947年我便在都柏林度过，在这些书籍和文件中埋头工作。

显然，我不可能每天都到叶芝夫人家去敲门，但她对后勤问题同样有办法。她取出一只旧行李箱，在里面装满我想要查阅的手稿。起初，她还对其中一份文件感到担忧——那是叶芝自传的未发

<sup>1</sup> Rathmines，都柏林南部的一个郊区。——译注

<sup>2</sup> 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详见第七章。——译注

表初稿——要求我早早归还。我觉得自己应该马上抄写一份，却发现叶芝的笔记十分难以辨认。除了熬个通宵之外，我别无办法。天快亮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不眠之夜中，我开始体会到叶芝的节奏，开始能够辨认他特有的状态变化。于是，我终于得以及时归还手稿，缓解了叶芝夫人的焦虑。

对叶芝夫人的善意，我无论如何感激也是苍白的。这善意不限于手稿的借阅，有时甚至延伸到它们该如何理解。例如，我曾经向她提到叶芝的诗《螺旋》(The Gyres)中的“古老的石面”(Old Rocky Face)可能指月亮，因为月光的照耀覆盖了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然而叶芝夫人却记得：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她丈夫正在钻研德尔斐神谕，并为神谕通过岩石上的一道裂缝来传达的意象而兴奋不已。她确信诗中描写的正是德尔斐神谕，而不是月亮。无疑，她是正确的。另一次，我不无尴尬地向她问起：叶芝曾在好几首诗中将血液的突然涌动与为期28天的月亮周期联系在一起，她是否认为这种涌动可能与月经周期有关。毕竟，弗洛伊德曾向他的朋友弗利斯(Wilhelm Fliess)灌输一种理论——基于同样的理由，宇宙的两个基本数字分别是23和28。然而叶芝夫人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十分明确。“我们结婚时，W. B. 对这一切所知甚少，”她说，“事实上，直到《灵视》(A Vision)<sup>1</sup>中这一部分完

---

<sup>1</sup> 本书中 vision 一词在指通灵式的冥想行为或这种冥想能力时，多译作“灵视”，灵视所见则译作“幻象”或“异象”。参见第九章(原书126页)。——译注

成之后很久，他仍然不太清楚这些事。”大约三十年过去了，我现在终于能看出，叶芝所想象的，是一种类似性侵犯式的流血，而非我此前提出的习惯性过程。

在这一年中，我逐渐了解了叶芝夫人，也开始明白了一点：尽管努力隐藏自己，她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又保持着泰然。有一次，我对她引用了叶芝父亲的一封来信中的一句话。那封信写于1918年，正值她身患流感，面临死亡威胁之际。老叶芝<sup>1</sup>在信中说：如果她死去，威利<sup>2</sup>将会完全垮掉。“我还没读过那封信，”她说，“何况，他的说法并不准确。”她愿意承认的只有一点——对叶芝来说，身边有一位比他年轻得多而又能与她对话的人，是有好处的。然而叶芝本人却以一种更准确的口吻这样写道：“我如何能忘记/你带来的智慧，还有你给我的慰藉？”<sup>3</sup>她为他提供了一个宁谧的家；她理解他的诗；她喜爱身为男人的他。此外，她也能给他帮助。例如，她曾提出建议，认为叶芝的戏剧《窗玻璃上的字迹》（*The Words upon the Window-Pane*, 1930）里的灵媒应该数一数自己得到的降神报酬——这正是叶芝所需要的现实主义细节。

或许出于一种对她本人客观态度的无意识反应，我不无迂腐地将他们之间的结合称为“这场婚姻”，这让她觉得颇为好笑。在

<sup>1</sup> 原文为 J. B. Yeats。本书中凡需要区别叶芝父子二人姓名处，J. B. Yeats 或 John Butler Yeats 多译作老叶芝。——译注

<sup>2</sup> Willie，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昵称。——译注

<sup>3</sup> 出自《土星之下》（*Under Saturn*）。——译注

对我谈到“这场婚姻”时，她相当坦诚。她初遇叶芝是在1911年，当时是十八岁，因为她生于1892年10月17日。就算叶芝当时注意到了她，在他眼里她最多不过是“一个女孩/ 栖在母亲家中某处窗前”<sup>1</sup>。当时，她已经将母亲的期待弃若敝屣——母亲希望她能进入一种忙于舞会和交际的中上层生活，她却想当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没能延续多久，但她利用自己的自由，开始探索那些在母亲看来不宜于女子的领域，例如哲学和神秘主义<sup>2</sup>，正如她在早些时候就已读过乔治·穆尔（George Moore）那些“违禁”小说。神秘主义是她与叶芝的共同兴趣。他鼓励她在1914年加入了“金色黎明”，并在她入会时担任她的“司祭”（Hierex），也就是引导者。她很快就跨越了入会的初期阶段，被引入“内部团体”（Inner Order）——叶芝本人也只是在不久之前才进入这一会阶。接下来，随着战争的爆发，她的兴趣转移了，先是成为医院里的一名厨师，后来又成了护士。她很享受前一份职责，对当护士则不那么热情。

叶芝与她母亲和她们的朋友都很熟悉，但过了好几年，他才对她产生了更强的兴趣。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叶芝之所以在这段时间积极参加降神会，必定是因为他心中怀有结婚的计划：他会

xii

<sup>1</sup>《哈伦·拉希德的恩赐》（The Gift of Harun Al-Rashid）。——译注

<sup>2</sup> 作者在讲述（广义的）神秘主义内容时使用了mystic、occult、esoteric和hermetic等不同词汇及其变化形式。这几个词的含义各有侧重，在需要区别的情况下，译者分别译作秘契/神秘、神秘、秘传/隐秘和秘术，不一定妥当。——译注

首先向灵媒询问关于死后世界的秘密，接着便会问到自己此生有多大可能与旧日的心上人莱德·冈结为夫妻。鉴于莱德·冈此时已经结婚，并改宗了天主教，这后一个问题便只能是理论性的，直到1916年。在这一年，复活节起义让莱德·冈成了寡妇：与她分居已久的丈夫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是被处决者中的一员。在叶芝眼中，麦克布莱德的形象一直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笨蛋醉鬼”<sup>1</sup>。当听说麦克布莱德拒绝戴上眼罩，并声言“我一辈子都与枪为伴”时，叶芝的评论是：麦克布莱德还不如说自己一辈子都与酒杯为伴。起初，出于对麦克布莱德的厌恶，他将这场起义看作完全的错误，并曾就这个问题与莱德·冈激烈争论（根据莱德·冈的女儿艾索尔特的说法）。随后，他逐渐认识到这次血腥牺牲的重要性，甚至也承认了麦克布莱德在其中的作用。在《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他并未放弃自己反对起义的理由，也没有放弃自己对麦克布莱德的厌恶，但此时他已将起义者们的“迷惘”归于“过度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是他可以完全同情的一种病症，配得上任何一年的复活节。

叶芝似乎觉得自己负有向莱德·冈求婚的道义责任——尽管他很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正如艾索尔特·（冈·）斯图尔特向我讲述的那样，“我母亲说不上有多少判断力，但她至少知道自己不该嫁给叶芝这个不适合她的人”。于是，叶芝有一段时间开始考

---

<sup>1</sup> 出自《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译注

虑与艾索尔特结婚的可能性。他在艾索尔特小时候就认识她，也十分倾慕她的惊人美貌。（在《灵视》的性格图谱中，艾索尔特处于第十六相——正是美貌女子聚集之处。）艾索尔特与她母亲差异很大。在生命中的这一阶段，她虽然接受了莱德·冈的政治观点，却已开始感到厌倦。多年之后，她将在格伦达洛（Glendalough）的家中收留一名纳粹间谍。身为年轻女性，她的兴趣在于文学和艺术。她与叶芝一起阅读诸如佩吉（Charles Pierre Péguy）这样的法国作家，并对叶芝正在创作的东西深感兴趣。根据她向我讲述的回忆，1916年，叶芝曾对她说自己重读了济慈和雪莱，正为自己从前认为他们有值得欣赏之处而感到奇怪。他写给她的那首诗题为《致一位年轻的美人》（To a Young Beauty）。在诗中他告诉她不要去追逐这些诗人，而是应该阅读兰多（Walter Landor）和多恩（John Donne）。十五岁时，她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爱上了叶芝（她亲口向我说起此事），并向他求婚，但是遭到拒绝。现在他却想起她来，并说自己可以带她逃离她母亲周围的激进政治氛围，而且尽管他已经年老，却仍会让她在容易相处的人群中生活。“你不会说你爱我，对吗？”她问道。叶芝自己并不确定，因此不会宣之于口。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告诉我：她曾想过像母亲一样把叶芝留在身边，但叶芝却变得非常坚决。他们按照约定，在伦敦的莱昂斯角楼（Lyons Corner House）见面讨论此事。她试图支吾过去，但叶芝只问“行还是不行”。面对这样的选择，她只能说不。多年之后，叶芝曾不无怀念地对她说：“要是我和你结了婚该多好。”她的回应则是：

“好在哪？我们用不了一年就会分开。”

此时叶芝开始认真考虑乔吉·海德-利斯 (Georgie Hyde-Lees)。她在智识上胜过莱德·冈和艾索尔特，也更容易相处，因为她拥有另两人欠缺的幽默感。即便没有“能让陌生人眼神发直的美貌”，她也不乏魅力，因为她的眼睛明亮而充满探寻，而她的红润肤色——用叶芝向一位朋友描述她时的说法——也让她有一种野性之美。她对叶芝关注的问题感兴趣，也爱上了他——这更是她的优势。叶芝认为自己必须结婚已经有些年头。1914年的一桩事件也向他发出了警报——一名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以为自己怀了孕。尽管事实证明这名女子搞错了，格雷戈里夫人仍然提出建议，认为结婚是个不错的主意。（多萝茜·[莎士比亚·]庞德<sup>1</sup>曾对叶芝夫人提到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有一阵想要结为夫妻，但叶芝夫人从未有勇气问他此事是否属实。）在格雷戈里夫人看来，最佳人选是艾索尔特：她喜爱艾索尔特的纯真，也认为她会因为纯真而更易于掌控。然而，多萝茜·庞德的母亲——叶芝的友人奥利维娅·莎士比亚——则倾向于乔吉·海德-利斯，这部分是因为她在海德-利斯身上看出了一种野性或奇特之处。关于自己从前的情感纠葛，叶芝对海德-利斯小姐开诚布公，将自己描述为在遭遇无数不幸之后终于抵

<sup>1</sup> Dorothy Shakespear Pound (1886-1973)，英国艺术家。她是小说家奥利维娅·莎士比亚 (Olivia Shakespear) 的女儿，也是诗人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的妻子。——译注

达港湾的辛巴达。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1917年8月，她放弃了护士工作。当叶芝向格雷戈里夫人坦承自己将和乔吉（很快他就会把她的名字改为乔治）结婚时，他曾问及自己是否应该带她来库尔（Coole）拜访。格雷戈里夫人的回答是：“我更希望你们结完婚再来，那时就没法改变什么了。”

面对如此不吉的预言，叶芝与海德-里斯小姐仍于1917年10月17日完婚。然而，根据叶芝夫人对我的讲述，就在婚礼之后的头几天里，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情绪“忧郁”。他们当时住在阿什当森林旅馆（Ashdown Forest Hotel）。她明白他的状况，也理解他会觉得自己错误地娶了她而不是艾索尔特——随着时间的流逝，后者的抗拒也许已经不那么强烈。叶芝夫人开始考虑自己是否要离开他。她努力找些事情来让自己分心，并想到了尝试自动书写<sup>1</sup>。尽管金色黎明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叶芝却对它相当熟悉。她的想法是伪造一两个句子，以抚慰叶芝在艾索尔特和她自己之间的纠结，然后在过程结束后承认自己的行为。于是，到了10月21日，也就是他们结婚之后的第四天，她催动一支铅笔，写出了一句话。我记得这句话的内容大致如下：“你的做法对猫和野兔都好。”她相信叶芝会将猫解读为她警醒而又怯弱的自我，将野兔解读为奔跑如风的艾索

<sup>1</sup> automatic writing, 一种据称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出语句的心灵能力。相信者认为写出的内容源于潜意识或超自然世界。科学界和怀疑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暗示作用。——译注

尔特。[《愚人的两支歌》(Two Songs of a Fool)便讲述了一个与此相似的动物寓言。]叶芝立刻被这句话迷住了，然后终获释然。他的忧虑消失不见，却没有意识到：妻子猜到了他忧虑的原因，靠的也许并非超自然力量的帮助。

xv 随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正如她后来对我讲述的，她自己的情感投入——她对这位不同于常人的丈夫的爱，以及对自己婚姻的担忧——必定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感受力，因为她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攥紧起来，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始动作。一些她自己从未意欲也从未想到的句子在笔下流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随着种种意象与念头在笔下成为实体，叶芝也超越了对自己婚姻最初的释然。他在此见证了更为强大的启示：他娶的女子是德尔斐的神谕者。在莱德·冈和她女儿看来，叶芝似乎被这场向来被她们称为“乏味婚姻”的结合埋葬了。然而，与他正在经历的一切相比，没有什么事不是乏味的。叶芝的兴奋之情渗入了他正在写的长篇颂诗——《哈伦·拉希德的恩赐》。他在这首诗中延续了自己对辛巴达的刻画所开启的意象，然而这一次却将自己塑造为宫廷诗人库斯塔·本·卢卡(Kusta Ben Luka)。

苏丹哈伦·拉希德按照惯例，在春天又迎娶了一名新娘，并为此得意。他催促不断老去却仍单身的库斯塔·本·卢卡像他一样结婚。然而库斯塔毫无急迫之意。他说，爱情与季节并无关系，就算对苏丹来说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至少是这样的。他渴望的，是找到长久持续的爱情。苏丹代表着叶芝本人更为世俗、耽于情欲的一

面，认为更好的是无法持续的爱情，是一种短暂而兽性的东西，因为那是人对永恒不变的灵魂的嘲讽。然而苏丹明白库斯塔的心思与他不同，于是他为诗人找来一名女子——她同样“渴望了解那些古老而晦涩的秘密”：

而她本人也像那青春之泉

洋溢着生命……

如果这是真的，库斯塔表示：“那我就找到了生命最好的恩赐。”他迎娶了这名女子。婚礼过后不久，他的这位妻子在床上直直坐起，口吐神秘之言。说话的不像是她本人，更像是“镇尼”<sup>1</sup>的声音。

库斯塔既惊喜，又焦急（叶芝定然也曾如此），因为他担心妻子会以为他爱她只是因为这种类似自动书写的“夜半之声”，以及它所揭示的东西。他坚称事实并非如此。

那声音引出

一种智慧之质——从她的爱情

的与众不同之中。各种征兆，各种形状；

xvi

---

<sup>1</sup> Djinn，前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神话中对精灵一类超自然存在的称呼。——译注